

1900-2000

百年美文



游记卷



下

季羡林 主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華書局出版

百年文



李星洲主編

中華書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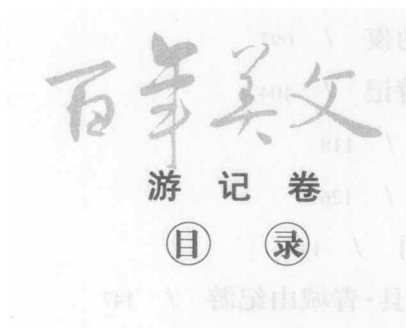
1900-2000

百年美文

季羨林 主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上

汪文顶
王炳中

卷首语 / 001

- | | |
|-----|-----------------|
| 朱自清 |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 001 |
| 成仿吾 | 太湖纪游 / 009 |
| 徐志摩 |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 017 |
| 孙伏园 | 长安道上 / 020 |
| 俞平伯 |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 036 |
| 徐蔚南 | 山阴道上 / 041 |
| 钟敬文 | 西湖的雪景 / 043 |
| 郑振铎 | 黄昏的观前街 / 049 |
| 郁达夫 | 钓台的春昼 / 054 |
| 傅东华 | 杭江之秋 / 061 |
| 巴金 | 鸟的天堂 / 066 |
| 罗念生 | 芙蓉城 / 069 |
| 吴组缃 | 泰山风光 / 073 |
| 刘大杰 | 巴东三峡 / 092 |

沈从文	鸭窠围的夜 / 097
方令孺	琅琊山游记 / 104
李广田	扇子崖 / 118
萧乾	雁荡行 / 126
王统照	卢沟晓月 / 143
袁昌英	成都·灌县·青城山纪游 / 147
冯至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 / 157
钱歌川	巴山夜雨 / 161
丰子恺	庐山面目 / 168
碧野	天山景物记 / 172
葛子	黄山小记 / 179
郭枫	噢,阿里山啊 / 183
刘白羽	长江三日 / 192
中	
李健吾	雨中登泰山 / 201
杨朔	画山绣水 / 206
徐迟	黄山记 / 210
余光中	山盟 / 216
艾蕤	绿水三千 / 225
黄裳	秦淮拾梦记 / 230
冯牧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 236
施蛰存	在福建游山玩水 / 241
汪曾祺	桃花源记 / 247
谢大光	鼎湖山听泉 / 252
陈冠学	田园之秋 / 255
刘克襄	大甲溪下游 / 264

叶 梦	羞女山 / 269
梁锡华	八仙之恋 / 274
叶文玲	溯水走黄龙 / 280
季羨林	游石钟山记 / 284
斯 妤	武夷日记 / 286
余秋雨	莫高窟 / 291
吕锦华	总想为你唱支歌 / 298
尧山壁	陶醉壶口 / 303
张昆华	云雀为谁歌唱 / 306
梁启超	游锡兰岛 / 313
瞿秋白	清田村游记 / 315
郭沫若	今津纪游 / 328
孙福熙	红海上的一幕 / 339
冰 心	寄小读者(通讯二十) / 341
徐志摩	我所知道的康桥 / 344
凌叔华	登富士山 / 353
庐 隐	蓬莱风景线 / 363
朱自清	瑞士 / 365
刘海粟	游凡尔赛宫 / 371
李健吾	佛罗伦萨 / 381
刘思慕	威匿思底水和“水” / 388
邓以蛰	斗牛 / 394
冯 至	罗迦诺的乡村 / 400
下	
董作宾	飞渡太平洋 / 405
峻 青	地下水晶宫 / 409

杨 朔	印度情思 / 416
林语堂	说斐尼斯 / 422
梁实秋	尼加拉瀑布 / 426
杨 牧	纽约以北 / 428
季羡林	海德拉巴 / 433
刘白羽	罗马 / 439
柯 灵	绿色的“南美巴黎” / 447
袁 鹰	岚山花雪 / 451
黄秋耘	双城记 / 456
何 为	札幌浮世绘 / 460
周而复	金色瀑布 / 471
宗 璞	奔落的雪原 / 476
张抗抗	埃菲尔铁塔沉思 / 480
赵丽宏	走马好莱坞 / 484
林文月	步过天城隧道 / 492
林 非	寻找鲁迅的足迹 / 499
秦 牧	华盛顿一瞥 / 505
余光中	德国之声 / 512
张 炜	梦一样的莱茵河 / 522
从维熙	巴黎朝圣 / 527
叶君健	安徒生的故乡 / 535
叶廷芳	初登“少女峰” / 541
傅天琳	阿尔卑斯山二日 / 545
吴冠中	北欧行 / 550
陈嘉农	向晚的华尔腾湖 / 557
王 蒙	晚钟剑桥 / 564

冯骥才	细雨品京都 / 569
韩小蕙	蒲甘落日 / 573
朱新夏	五月的温哥华 / 584
葛剑雄	永远的庞贝 / 588
柳鸣九	在圣女贞德的广场上 / 596
余秋雨	永恒的坐标 / 603

董作宾

(1895-1963)

河南南阳人。

语言学家。著

有《董作宾学

术论著》、《平

庐文存》等。

飞渡太平洋

董作宾

窗外还可以看见旧金山的灯火，密如繁星，这时，我不禁黯然，想起这两年在美国交游的许多朋友，低声说了一句：“再见罢，亚美利加！”

机身平稳了，下面已看不见新大陆，窗外，月明如昼，参星正在南天，机下飘着几朵白云。女侍为我放下幔子，于是就伴着三个乘客的鼾声，模模糊糊入了睡乡。一觉醒来，手表上是八点半，已飞行了七个钟头。窗外月已将落，海洋上面是深的瓦灰色，仍然飘浮着一团团白云。海洋可以看得出是半个圆桌面的样子，和海轮上所见的有点仿佛。圆桌的边缘，由深灰变为浅灰，这是水天之际。浅灰更远是浅蓝，而天顶又是深蓝色。灰蓝深浅之间，渐渐接近之处，就几乎分辨不开。我想不久就可以看太平洋上的朝曦了。我的坐处是第四排左翼的后面，机向西南，我正可以向东南望去，在朦胧之中，时时期待着日出。

手表上九点二十五分，这时檀香山时六点二十五分。东南方天光发白，海洋面上可以见黑色的微波。机下的云，像是刚刚弹过的旧棉絮，柔和而带着浅灰色，一团团的摆着。东南水天之际，已有霞光，起初现着微弱的橙黄色，这颜色愈变愈显着金黄鲜明可爱。一刹那间太阳就要出来了，不要眨眼的看啊！我在想。正注视看，忽然金光闪烁了一下，太阳上升了。由一线变为一条，一半，马上就圆了。天色立刻由蓝而浅，而白。在一团金光之中，太阳像一个水银做成的盘子，跳动着挤出

了海面。五分钟后,已是日高三竿了,天色大明,机上高空的浮云白了。远处的雪山,峰顶上都染了一层浅灰颜色。太阳似乎只照到半山。一霎时,机下海面的旧棉絮,也完全被漂白了。西北方的灰色云海,也渐渐在变。高空浮云,薄得一张丝绵,一片片向后推动,白的黄的,柔和温润,令人联想到玉。又五分钟,机下的棉絮,被撕破了,结成大块,海洋渐露出它黑而多皱的面孔。这不是轮船,所以不会感到波涛的惊险。又五分钟,破棉絮的块子把一点点黑影,涂上了老人的面庞。多皱的脸上,又添加一些乌癜,使海洋上现出奇观。此时日光照射在我的面上,觉得有点刺刺的。米勒看我在写字,冲我一笑,把床毯折叠起来。这时手表上旧金山时,已是九点五十五分。在半小时内,我已饱赏了天空的晨景。

406

窗外的云,现在又不同了。机下浓云四布,冈峦起伏,海洋已完全被遮盖着。冈峦的山阳是白的,山阴是黑的,冈峦之间,忽然破裂而为一道深谷,深到海面,使海水凑成谷中的潭水。而谷的上口,还点缀着一缕行云。五分钟过后,冈峦接成两条云岭。机行两岭之间,近处反无片云。我不能“刻舟求剑”,硬说这“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先后的变化。因为机是在飞行着,时时刻刻会换了新的云的环境。但我可以断定,过去的云,此刻也在变幻着。在海阔天空中旅行,使你体认到宇宙的伟大,反映着人生的渺小,使你达观使你看破红尘,因为你已经与尘缘隔绝。你可以涤尽万虑,而静观天空中变化无端的奇景。我有点骄傲,在四位乘客中,似乎只有我能够超脱凡俗作如是想的。机内平稳得令你不大觉得是在向前飞行,只是像汽车停在马路上,机器犹在发动着的时候,而你坐在车中,耳闻轰轰,身感震颤而已。向下看时,云海平铺,却又像“三新棉被”中的棉絮,虽然不大平坦,如果把“里”“面”夹起来,轻轻一拉,一定会展展平平。远处是些桂林式的山峰,但不会使人有盆景之感,因为这山峰是比较空灵的。

手表上十点五分了,檀香山时,应是七点五分。远山已成近山,更有新的远山。一层层列在前面,我明白,它们清清楚楚是棉花堆成的。不然是鸭绒?是棉絮?是蒸气或炊烟?你们决不是真的山。但是一转瞬,看下去,两旁又是峭拔屹立,上白下黑绝大的大理石屏风。机行中间,可见下面黑的海水,我也明白,水是云影染黑的。顷刻之间,乌屏山过了,我的眼睛也有点疲乏而模糊了。

.....

六点十五分(檀香山时,手表上旧金山时是下午九点十分)太阳平射入窗,是将要落了。西方的云像一群大灰猫,卧在白玫瑰花的丛中。远处雪山已有了山阴。山顶又镶着金黄色的边缘,上面更浮着橙黄色的一层薄雾。峰峦高下走伏,阴阳向背,极其显明。近处海面上已变为深黑色,一条黄土高岭,直从群山脚下抹向南天。此时山岭的层次,分得更清晰,东山为西山所掩,上一半金黄色,下一半便是灰色了。四围的天光,由金黄色变为黄橙,变为鱼肚白色。机下前后左右,此处都是小山峰,它们屹立不移,静待着铁鸟从头上飞过。

407

手表上十点五分,太阳只有一丈高了。近处并没有云霞去衬托它,一个橘红色的车轮,犹在颤动着它微弱的光芒。此时远处的群山,换成冈陵。只在冈陵上勾出一个金黄色的轮廓。近处的梦,已因失去阳光而有些模糊了。最惹人注意的,只有发动机上旋转放射出来的一缕缕红光。雪山的上端,也只剩下曲曲折折的一层金线。右后方的天空,红了一个大圈子,又渐渐涂上层紫色底子。这时太阳还不曾落入海中,云山都擦去了金边,好像灰纸剪成的面衬上黄的底纸。近日之处,小部分山峰上,还残留着教人不敢逼视的金光。再看,太阳突然跌入海中一半,马上就沉没,快得像伸手打捞都来不及。日落之后,西方的山峰,仍浮在淡黄的天空。东方高空尚有红光,下面浮着浅灰色的薄壳。又十分钟东南北三方天色暗淡,西方只剩下一条金黄色的带子,飞机前面一座

白云，突然而至，恰像圣诞老人两手高举，托着礼物，下面围着一群孩子向他讨东西，这些也像是纸剪的影子。南天更诡谲了，狮马虎豹犀象，排队而来，如马戏班开幕。这真是奇迹。是谁竟会画出这样刚劲而又柔和，匀称，细密的绵条？绵条之间，自下而上，又平涂着红、黄、鸭蛋青、蔚蓝的各种颜色。在这幅图画里，算是结束了一幕晚景。

距上海近了，云渐渐淡了，海中的水，在日光照耀之下，现着黄色。浮云一朵飘在上面。我忽然想起来，在四川李庄时，登栗峰顶上看扬子江涨大水，波涛滚滚，怀山襄陵，夹着一团团的白沫，正像现在海面的风光，不过这场面之大，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一望无际的大水，一望无际的水沫，水沫向北缓缓流去，正合着我们向南飞行的速度。这两天，空中的景象；是不应该把人世所见来比拟的，何况我又没有一支生龙活虎般的笔，实在难写出那样轻灵而又变化无端的面目，可是我又忍不住要写，也许我太不自量了。五点快到了，太阳已偏西了，西方又有云山！近的是云，远的是山，定睛看时，确切是真山。啊！这是我的祖国，这一喜，喜出来满眶热泪，同去年一样，去年一月十五日我离开上海时，为了要别去祖国，禁不住流过一次热泪。祖国有如故乡，不离开他，不知道他的可爱。这种爱，是抽象的不是具体的，在心中只觉着是热辣辣的那么一团火，这火会烧遍了全身，灼红了面孔，煎沸了热泪，使他夺眶涌出。此时心中塞满了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苦辣酸甜，样样都有。人们都在收拾行李，我也立起身来，一望下面，尽是屋庐田园，真的快到上海了。

峻青

(1922-1991)

原名孙俊卿，

山东海阳人。

小说家、散文

家。散文集有

《秋色赋》、《雄

关赋》、《三峡

赋》等。

地下水水晶宫

峻青

朋友，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啊。今天，在离波兰的克拉科夫二十多公里的一座城市底下，像走进了一个神话世界似的，我看见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这就是维利兹卡盐矿。朋友，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像煤矿一样的盐矿吧，不，这完全是一座地下的水晶宫。更正确一点说，是一座完整的地下水水晶城市。

409

真的，朋友，请你想象一下吧：这儿，在离开地面几百公尺的厚厚的黄色的土层下面，在巨大的深不可测的坚硬而透明的盐矿里，有长达一百多公里的水晶似的通道，有满壁都是精细的浮雕的大教堂，有可以容纳数千人的宽阔的大庭，有巨大的蓝色的湖泊和黑色的河流，有巍然屹立的玻璃似的岩石和灿烂发光的深邃的岩穴，有像从悬崖上倒垂下来的水晶树似的盐柱。……你说，朋友，这不是一座地下的水晶宫是什么？可是这个奇异的地方在地面上看来却是如此之平常，丝毫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当我们的汽车在一所大房子门前停下来的时候，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儿竟然就是盐矿的入口处。这所大房子很像火车站的候车室，在屋子的当中，有一个小门，那儿是升降机，这个升降机和旅馆里用的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它不向大厅的上面开，而却是开往几百公尺的地底下去的。一位给我们做向导的老矿工带着我们走进了升降机，一阵铃响，阳光在我们的面前闪耀了一下，我们就沉入地层底下去了。像从一个绝陡的山崖上坠入无底的深渊里似

的,我只觉得我的身子一直地向下落、落,不断地落。在这急剧的降落中,升降机里的灯光从门缝里射出去,又寒光闪闪地从雪亮的玻璃似的墙壁上返回来,使人觉得我们是在一个冷森森的冰窟里降落。……

升降机戛然一声停住了,老矿工拉开了门,说:

“到了,我们现在是在离开地面二百多公尺的地下。”

我们走出了升降机,面前立刻呈现出一副奇异的景象,雪亮的灯光,照耀着一条长长的白色的通道,这通道好像是在整块的玻璃上凿出来似的,它的上下左右都是玻璃似的墙壁,墙壁上有着许多霜花似的花纹,在灯光的照耀下,满墙都放射着五彩缤纷的光芒,就好像是彩虹织成似的。这就是从盐里挖出来的通道,它的四面的墙壁全是盐,空气中也充满了盐味,从这条水晶似的通道,可以走遍盐矿的各个地方,但是那至少也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因为它有一百多公里长,它所盘绕的范围,比地面上的城市还要大。现在,我们也就从这条通道开始了地下水晶宫的游览。通道顶上,每隔不远就装着一只电灯,把四周照得雪亮,我们顺着通道一直往里走。通道里很静,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因为我们游览的这一部分不是开采的部分,而是专供人们游览参观的,所以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又因为今天到这里来游览的人很少,所以也听不到人的喧闹声。我们静悄悄地走着,那静穆的气氛,那辉煌的亮光,使人觉得是置身于一个神话般的世界。我们顺着通道转弯抹角地走了一会儿,路突然下降了,变成了许多楼梯似的台阶,我们沿着台阶一层层地向下走去,大约下了有三层楼那么高,突然,像武陵渔人发现了别有洞天的桃源洞一样,我们的面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座辉煌灿烂的宫殿。这简直就像神话中所描叙的那种宝石缀成的王宫一样,大厅的各处都闪烁着宝石似的光芒。老矿工告诉我们:这儿就是有名的圣金加教堂。它是矿工们的骄傲,是波兰雕刻艺术的宝库。因为这个教堂是从整个的盐块中凿出来的,它的面积竟然如此之宽阔,长达七十

公尺,宽五十公尺,高二十公尺。它的白玉似的“地板”上,也都雕着精细的花纹,乍看起来好像是由许多方块大理石拼起来的,但实际上却仍然是一片整体的盐,在那雕着美丽的花纹的天花板上(天花板也是在整片的盐上凿出来的),悬挂着美丽的枝形的吊灯。如果不是反复地仔细察看的话,我简直就不能相信:这个和我们在第一流的豪华的客厅里所看到的那种由许多小水晶块串成的吊灯一模一样的吊灯,竟然也是盐雕成的。这应该说是一个奇迹,那几千颗串在一起的像水晶球似的洁白透明的小盐球,挂在那里已经几百年了,没有风化,也没有溶解,永远是那么洁白坚硬。教堂里面的装饰,几乎和地面上的普通的教堂一样,所不同的这儿全是从整块盐里雕出来的,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做的。这儿有坛台、神几和许多圣像。而最高的一个是圣母像,大约有五六尺高,灯光照耀着,这个透明的圣像就像是玻璃铸成似的。教堂四面的墙壁上,有许多美丽的浮雕,就好像从白色的大理石上雕出来似的,光滑而又细致。

411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左面墙壁上的那幅薄浮雕《最后的晚餐》,这是意大利名画家达·芬奇的那幅名画的精妙的摹本。——圣金加教堂里的一切之所以引人注意,并不完全是因为鉴赏者对这罕见的盐上的雕刻抱着好奇的心情,更重要的还是由于这些雕刻的本身就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如果把这些称之为波兰雕刻艺术的宝藏的话,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教堂里的雕刻,并不是出于什么艺术大师之手,而是矿工马科夫斯基弟兄二人的作品。关于这两个人,人们知道的很少。只知道他们两人是非常贫困的,教堂的雕刻,并非雇佣,而是出于他们对艺术的热爱,这一艰巨的工程,花去了他们弟兄二人二十七年的劳动。他们从一八六九年开始,一直到一八九六年才最后完成。

走出圣金加教堂,又是弯弯曲曲的通道,走了一会儿,就听到了嗡

喻的声音,这声音既不像人的吵闹,也不像机器的喧嚣,倒好像是巨风吹过空谷,群蜂飞出了蜂窝,这声音越来越近了,一会儿竟然听到了杂乱的脚步声,我不禁诧异起来,但仔细一听,却原来是我们自己的脚步声的回音,我咳嗽了一声,前面也响起了巨大的良久不绝的回音。哦,听这声音,我们似乎是快要走到一个四面均是悬崖的空谷里面了。可是,走了不久,我们就看见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空谷,却是一个巨大的蓝色的湖泊。在那湖的四周,是笔直地矗立着的盐的悬崖,在那湖的上面,高高地悬挂着像天空一样的盐的穹窿。老矿工告诉我们:“这就是那个有名的以雪尔车夫斯基将军命名的湖。”湖水的水,碧蓝碧蓝的,简直像宝石一样的可爱。湖的这一边,也立着一个盐雕的圣像,大约有五六尺高,灯光在它的头上照耀着,把它那由于透明而显得像烟一样的淡淡的影子投在碧蓝的湖面上。在湖的另一边,拴着一只木船,可以乘坐十多人,是供到这儿来游览的人坐的。老矿工告诉我:这个湖是不沉的湖,可是在一九四二年的时候,却有七个纳粹匪徒在这湖里淹死了。这是因为那船上坐的人太多,超过了它所能担负的重量。匪徒们又蛮不讲理,劝他们下去几个他们又不肯。这样,船刚划到湖心,船身就裂开了,七个匪徒被船板压在底下浮不起来淹死了。老矿工又告诉我:在那个时候,这个盐矿里有一个纳粹的秘密工厂,他们在远离地面几百公尺的地下制造秘密武器,究竟制造的是什么秘密武器,因为纳粹匪徒们在逃跑的时候炸毁了机器和器材,所以至今无人知道。

离开雪尔车夫斯基湖,我们顺着一条有铁轨的通道,走进了盐矿历史博物馆。这处博物馆一共有三个大厅,它们都连在一起,而且都非常宽敞,每一个都可以容纳五六百人,大厅的天花板离地面非常之高,可是当中没有任何支柱。四周的墙壁直立着,几百年过去了,它连一点风化倒塌的地方都没有,可见这盐是多么坚硬了,简直像花岗石一样。

就在这三间宽敞的大厅里,展出了盐矿的全部历史。朋友,我想你也许有兴趣听一听这个盐矿的历史吧。是的,了解一下这个奇异的盐矿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现在,我就把波兰的科学家们根据这里的盐层和在这盐矿挖出的许多动物和果实的化石所研究的结果告诉你:大约在二十五万年前,这儿是一片蓝色的海洋。那时候,这儿的气候非常炎热,上面是火热的天,下面是滚烫的地,而海边上则长着热带的椰枣树一类的植物。暴风雨来了,椰枣被吹落到地上,而浪潮又把它卷进了海里。由于地壳在过去的地质世纪中变化的不规则性,把它变成了一个死海,又因为冰河的侵入和山脉的形成,一部分海水被蒸发掉,一部分海水在地壳下面渐渐地凝固了,变成了盐矿,而当时海里的海螺、珊瑚以及从岸上飘进来的椰枣,也就像化石一样地和盐凝固在一起了。这些二十五万年前的动植物的躯骸,现在都陈列在盐矿博物馆里,雄辩地证实了科学家们的论断。它们就是这个大海变为盐矿的见证人。

413

这个盐矿的发现,却是近千年来的事情。那是在公元九百六十六年,人们在偶然的会里发现了此处的井水很咸,就把它汲出来熬盐,以后,人们就凿开了地皮,看到这个巨大的水晶似的盐矿了。盐矿一被发现,就立刻成了皇室的财产了。在那个时候,对于国王来说,盐矿并不比一座金矿差。十三世纪,维利兹卡的盐,就开始出口畅销欧洲许多国家,在那些国家里,商人都是以纯金换盐的。维利兹卡的白盐,究竟替波兰皇室换来了多少黄金,那是无法统计的。在过去的时代里,所有的国王和贵族都对这个盐矿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到这里来游览过。博物馆里,现在还陈列着当时的王公大臣们游览盐矿时所乘坐的车子。这种车子是专为游览盐矿制造的,它的大小和装饰,都和当时贵族们在地面上乘坐的最豪华的马车差不多。光滑的车轮,华丽的车篷,有弹簧的车座上镶着天鹅绒和宝石。铃铛叮叮地响着,当时